

“四·二五”——阻止全面迫害发生的一次努力



隆昌真相

第 12 期

2010 年 4 月 26 日



■“四·二五”上访的法輪功學員文明安身，警察不用維持秩序，在一旁聊天。學員背後不是中南海紅牆，中共造謠的所謂“圍攻中南海”根本不存在。

一九九九年“四·二五”法輪功萬人上訪是一次機會，一次讓政府了解法輪功，了解修煉法輪功的都是些什麼人，這些人到底是想要幹什麼的機會。“四·二五”事件不是鎮壓的原因，而正是為了阻止全面迫害的發生，一些法輪功學員自發而做的一次規模比較大的努力。

對於“四·二五”，中共的宣傳刻意隱瞞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法輪功學員為什麼去上訪。

“四·二五”事件中，法輪功學員在與信訪辦官員對話時提出了三點要求：1) 釋放兩天內在天津被抓的法輪功學員；2) 給法輪功一個公正合法的修煉環境；3) 允許法輪功的書籍通過正常渠道公開出版。

從這三點訴求就可以看出，在“四·二五”之前，法輪功的修煉環境已經受到來自具體職能部門比如中宣部、公安部別人的很大干擾，可以說對法輪功打壓的序幕已經拉開。如果法輪功學員還不出來維護修煉環境，事態的發展，只能是迅速惡化。

去了一萬人，很多嗎？當時法輪功的修煉人數高達數千萬之多，你也想去，我也想去，很容易就有一萬人。如果組織動員起來，很可能會有幾十萬、上百萬甚至更多的法輪功學員去上訪。面對這麼多來自主流社會民眾的訴求，這場邪惡的迫害也許真的就搞不起來了。但是，法輪功沒有採用這種組織動員的方式，因為法輪功的修煉是完全自願的，煉功來去自由，沒有登記，沒有花名冊，想學就學，想走就走，從來就沒有什麼嚴密的組織。

法輪功學員大多數都經歷過文革，很多是退休了的老人，就算年輕的也見過“六四”。從暴政的風風雨雨中走過來的一個群體，他們很清楚跟共產黨打交道的後果。到底是什麼原因，使他們走出來了呢？

道理很簡單。法輪功學員修煉以後，發自內心地去去做一個好人，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很多學員想，這一回只為做好人，應該是最不搞政治的一次吧。正是本着這樣朴素的想法，法輪功學員放下了幾十年養成的對共產黨及其政治運動的恐懼，坦蕩的到北京去上訪，要求當局給他們一個修煉、做好人的環境，以制止事態的進一步惡化。事實證明，在中共獨裁統治的社會里，尤其是江澤民一伙小人當權的社會里，要求一個做好人的環境也是一種奢望。

看看中國現在的誠信危機。這十多年來，是中國社會道德下滑最快的一個時期，對很多人而言，掙錢就是信仰。這就是中共迫害法輪功帶來的後果。信仰成為一個敏感話題，表面上寺廟活動很開放，燒香拜佛很流行，那完全是變異了宗教的本質。制止中共迫害法輪功，讓百姓有做好人的自由，有信仰“真善忍”的自由，才是民族的出路。◇

加議員：美決议案记录迫害 呼吁具体行动



【明慧網 2010 年 3 月 27 日】
（記者英梓加拿大報道）加拿大“國會法輪功之友”副主席、國會議員博瑞·瑞茲紐科斯基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談了對美國眾

議院六零五號決議案的看法。瑞茲紐科斯基議員說，這項決議案記錄着中共對法輪功學員的迫害，同時也呼籲制止迫害的具體行動。

迫害是永远不应发生的恐怖事件

瑞茲紐科斯基說：“迫害法輪功是一個根本不應該發生的恐怖事件，現在是世人發出聲音的時候了，這也是這項決議案所做的。它記錄着迫害發生了十年，也在呼籲具體的行動。例如，在第二條里，呼籲廢除所謂的‘六一零辦公室’。所以這項決議案設定了具體的目標。因此這項決議案標志着一個階段，表示支持反迫害，同時它也呼籲着相當具體的行動。”

对中国构成威胁的是这场迫害

瑞茲紐科斯基議員認為，法輪功並沒有威脅現在中國的政治制度，恰恰是中共對法輪功的迫害對中國構成威脅。他說：“有時候，一些政權想象出來的威脅並不存在，但是卻能夠產生出威脅。……法輪功不是威脅，而對法輪功的迫害是對中國的一種威脅。”

隆昌大法弟子贺吉容被关进四川内江洗脑班迫害

家住隆昌金鵝鎮的大法弟子賀吉容，女，六十三，4月11號已被綁架到內江謝家壩洗腦班。

4月7日上午隆昌“610”（610頭頭海內躍、賴主任）、國保大隊警察以及各地邪黨官員十幾人闖進教育園區大法弟子賀吉容家，欲綁架賀吉到內江洗腦班並欺騙她說葉XX都被帶走了。賀吉容的6歲外孫死死抱住賀的腿，不讓外婆被邪惡綁架走並且說：“外婆，我不要您走，您走了，我怕您走了就死掉了。”賀吉容對警察說：“你們的心太狠了，我走了，我的孫子誰帶？”然後警察說我們第二天8點鐘再來。

後來賀吉容與她丈夫劉凡國（退休教師）出於安全考慮，來到了內江兒子劉濤家躲避。惡徒到處找，並威脅賀的家人：挖地三尺都要把賀吉容找出來。惡徒又找到內江賀的兒子家，以兒子的官職脅迫欺騙家人，4月11日把大法弟子賀吉容綁架到內江洗腦班。據悉內江洗腦班位於內江謝家壩的技工學校內。

洗脑班——最黑的“黑监狱”

据美国之音等媒体报道，2003 年以来，中国大批中国公民被秘密关进非法拘押场所，关押时间长达数天或数月。

迫害法轮功的十年中，这种“洗脑班”在全国各地泛滥成灾；很多地方，也许没有针对上访者的“黑监狱”，但却基本上都有针对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洗脑班。被非法拘禁于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有的是在家、或上班途中、或单位被绑架的，有的是非法劳教或判刑期满后直接被送去的。而且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拘禁没有时间限制，有的已被非法关押三年。

二零零五年前，每个被绑架到洗脑班的大法学员每月至少交二千五百元生活费。洗脑班每“转化”一个大法学员，可得到一笔可观的奖金。如新津洗脑班从二零零三年四月非法成立到零五年底，榨取大法学员所在单位的钱财初步估计已超过二百万元。

据说洗脑班是从各区、乡政府抽派一些大多是从大专院校毕业，刚工作不久的年青人到洗脑班作帮教（实为监控大法学员的包夹），配合迫害大法学员的同时不但毒害了他们，也使他们在被动参与迫害大法学员中犯罪。凡是送入里面的被强制学习的人员，对他们进行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天天播放诽谤法轮功创始人、诽谤法轮大法的污言秽语、骗人的宣传片，以达到让他们放弃信仰的目的。威胁不“转化”就送劳教或判刑。法轮功学员都被一至二个“包夹”人员看管，房间里安有监控器，，厕所里都安有监控器、睡觉都寸步不离。时刻监控法轮功学员的一言一行。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与家人通信的权利，没有会见家属的权利，没有时间限制，没有获得法律帮助和救济的渠道，没有基本人权的保障，据说有的还被虐待，甚至被折磨致残致死。

为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如新津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包括：编造诽谤谎言、伪善欺骗、软硬兼施、肉体折磨、猛烈精神刺激、注射破坏神经中枢药物、饭菜、开水里放破坏性药物、野蛮灌食、敲诈勒索、骚扰、威胁、恐吓……

四川省成都勘测设计院水科研所退休工程师、大法弟子**谢德清**，去年 4 月 29 日在高新区法院外被中共恶警绑架，劫持在所谓“成都法制教育中心”（即新津洗脑班）不到一个月，被迫害得骨瘦如柴、小便失禁、滴水难咽，并伴有严重的心绞痛，被扔回家中仅仅四天，便于 2009 年 5 月 27 日晚上含冤去世。死后遗体发黑。当局为销毁证据，5 月 29 日凌晨 3 点，大批防暴警察闯进成勘院退休职工谢德清的灵堂，打伤死者的大儿子谢卫东，抢走谢德清的遗体并强行火化。

祝霞，女，34 岁，成都市光荣小区大法学员。2001 年于其儿子满周岁当天被绑架，在四川资中楠木寺女子劳教所被非法关押了一年半有余，就被光荣小区“610”头子何元富直接绑架至郫县洗脑班、成都花桥新津“610”洗脑班迫害，2004 年 2 月在国际社会呼吁下被营救出来时。一个年轻美丽的女性已被迫害的不成人形，精神失常了。在郫县洗脑班期间，她曾被那里的流氓特务强奸。

刘瑛，女，成都青龙场大法学员。2005 年 9 月—2006 年 1 月被青龙场武装部长张富民非法关押于成华区洗脑班（位于成都熊猫大道），遭毒打和药物摧残，腿曾被打断，几度出现生命危险。在此期间，家人一直未接到任何信息。后在其父多次询问下才被放回，不久即精神失常了。

著名学者、中国政法大学讲师**滕彪**博士在《面对暴力的思考与记忆——致李和平》一文中写道：“我接触的法轮功案件和其他一些刑事案件中，办案人员或看管人员使用酷刑已经不再以获取口供、转化思想为目的，酷刑成为施暴者的一种消遣和快乐，成为施暴者的一种心理需要甚至是生理需要。”

在洗脑班所发生的罪行和邪恶，其对人性的践踏，已远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非法拘禁”、“非法剥夺宗教信仰”、“故意杀人”等罪名所能涵盖的了。就象当年纽伦堡审判时，人们感到，没有一个罪名能够形容纳粹的罪行一样。我们希望这篇报告能引起更多主流媒体和主流民众对包括洗脑班在内的黑监狱的关注，并要求立即予以取缔。



酷刑演示：为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使用各种酷刑进行肉体折磨。